

民间艺术的无声乐章

——观楼月裁云映资阳剪纸作品展

□ 吴杰

2026年丙午新春佳节期间,由中共资阳市委宣传部、资阳市文联主办,资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的楼月裁云映资阳剪纸作品展在资阳市三贤文化公园展出。该次作品展,共展出22位艺术家30幅作品。该展聚焦资阳元素,结合本土文化,主题特色鲜明,价值取向积极,取材丰富多样,突出情景交融,以象寓意、以意构象,生动展示了资阳浓郁厚重的历史文化和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

该展构思精妙、立意深刻。日本遵照金刚认为:“凡作文之道,构思为先,亟将用心,不可偏执。”构思是一个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之一,所谓“胸有成竹”“意在笔先”。该展以“名贤昭辉”“古韵凝华”“匠心守艺”“山水灵韵”“时代华章”五大篇章展示了资阳风貌,既有“资阳三贤”、陈毅、秦九韶、郧子南等历史先贤的智慧之光,又有濠溪河遗址、汉代铜车马、半月山大佛、安岳石窟等古老遗迹的厚重之色;既有川剧“资阳河”、东峰剪纸、安岳竹编、乐至蜀绣等艺术传承的流光溢彩,又有沱江流水、凤岭公园、柠檬之乡、陈毅故里等人文环境的和谐共生,更有轨道交

通、中国牙谷、资阳方特、安岳气田等时代征程的累累硕果。这些画面意在通过剪纸灵巧的艺术加工,展示资阳古今往来的历史文明和取得的丰富成就,让群众在观看展览时更加理解“资阳是个好地方”的历史厚重和深刻含义。

该展内容丰富、各具特色。刘颢在《文心雕龙》中认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不同的剪纸艺人通过日积月累的丰富创作来不断收集素材,并通过剪裁和刀刻形成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胡安容的《三贤之光》创新地将东周大夫苒弘、西汉文学家王褒、东汉经学家董钧三位先贤同刻在一个画面中:楼阁竹林中,白发苍苍的苒弘悠闲地弹琴,站立的王褒翻看着竹简,坐着的董钧认真地读着《易经》。好一幅先贤悠闲困,音乐与阅读的共享,艺术与文学的共鸣!陈小玉的《汉风:铜马车》,画面简单干净,将骏马的健壮俊美、驾车者的深情专注、铜车的华丽壮美通过远处的高山、近处的腊梅串联起来,再加以绵延不断的祥云托底,将汉代的古韵赋予神话的色彩,体现的是简洁优美的艺术特色。类似的还有王敬的《沱江,一首流淌的诗》、符春香《数学

苍穹下的秦九韶》等。陈平的《轨道交通资阳线》采用“层层垒高”的方法立体性呈现了轨道交通资阳线穿梭于成渝两地的情景。沿途的柱子、轨道、照明灯、树木、远山均采用“镂空”的方式进行呈现,整幅画面红色多于白色,给人以厚重之感。类似的还有刘艳的《凤岭公园》、唐建清的《乡韵新篇》、喻娟的《山水美院》等。而欧阳雨助的《微笑的中国牙谷》则大幅度将中国牙谷的办公楼和地面、树木、花草等进行“镂空”,给人以白色的强烈冲击感。

该展特色鲜明、引人入胜。为吸引更多的群众观看,该展摆放于三贤文化公园露天广场,呈圆形摆放,方便群众随时移步就近参观。为喜迎丙午新春的到来,该展所有剪纸均以“红色”为唯一底色,寓意喜气洋洋、红红火火,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吸引群众驻足观看。主题“楼月裁云映资阳”寓意深刻、内涵丰富。“楼月裁云”原本出自宋朝思想家李靓的诗歌《和慎使君出城见梅花》:“化工呈巧异寻常,楼月裁云费刃芒。”意指手工艺极其精巧。而资阳以雁江区东峰剪纸最为出名。它将南派剪纸的严谨细腻与北派剪纸的粗犷豪放风

格相融合,被纳入四川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该展主题展板以红纸为底,以黄色“春”字为饰,“春”字中包含“福”字,又配以花式和锯齿状的外饰线条,寓意新春的到来、美好的祝福。前言《楼月裁云映资阳——剪纸艺术中的城市记忆与时代脉动》,文笔优美、辞藻华丽、解说清晰,将该次展览的整体情况娓娓道来,让广大群众更加了解剪纸的精湛技艺,更加熟悉资阳的传统文化,更加清晰资阳的时代华章。正如前言所说:“我们让红纸承载的不再仅仅是吉祥图案,而是城市的精神图谱、集体的文化记忆与未来的无限憧憬。”

“资阳十佳非遗传承人”刘绪阳认为:“剪刀剪出的不仅是图案,更是时代的印记。”楼月裁云映资阳剪纸作品展的举办,是主办方独特匠心的认真考量,是资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精心谋划的优美布局,更是各位艺术家对剪纸艺术一往情深的集中体现。站在展览前,看着栩栩如生的资阳先贤、感受充满生机的乡土气息、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不禁让人有“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之感。

非常感悟

方寸晴窗有远意

□ 卜庆萍

书房靠窗,摆着一张旧木桌,推开窗便是满目春光。这扇窗不算精致,木框有些斑驳,玻璃擦得透亮,平日里静坐桌前,抬眼便是远山近树,风来云往,心底便无端生出几分悠远意趣。

人间烟火寻常,人心却总易被琐事裹挟,难得清闲。唯有守着这扇晴窗,暂别尘世喧嚣,才懂方寸之间,亦可藏下万里山河,亦可安放浮躁心绪。

初识这扇窗的好,是在年少求学时。彼时租住老巷民居,房间狭小,唯有这扇朝南的窗,成了我与外界相连的唯一出口。那时学业繁重,整日埋首书卷,刷题背书到深夜,抬头便是漆黑的窗棂,唯有月光零星洒落,伴着灯下的笔墨,熬过一个个枯燥的夜晚。可每逢晴日,清晨推开窗,第一缕阳光便撞进怀里,带着巷子里草木的清香,还有远处传来的鸟鸣,瞬间驱散满身疲惫。

那时总爱趴在窗沿,看窗外的人间烟火。老巷里行人步履缓慢,老人搬着竹椅坐在门口晒太阳,孩童追着光影奔跑,街边的摊贩摆着新鲜的蔬果,热气腾腾的早点摊飘出阵阵香气。目光再往远处去,便能看见黛色的远山,连绵起伏,藏在薄雾里,看不真切,却引得人心生向往。彼时年少,满心都是远方,总觉得窗外的远山之外,有更广阔的天地,有更精彩的人生,这扇小小的晴窗,便成了我寄托心事、遥望未来的寄托。

后来辗转奔波,走过不少城市,住过高楼,也见过繁华,却始终怀念那扇老巷里的晴窗。如今定居下来,特意选了这间带窗的书房,依旧偏爱朝南的方位,依旧喜欢在闲暇时,静坐窗前,看四季流转,观风云变幻。日子渐渐归于平淡,少了年少时的莽撞与急切,多了几分沉淀与从容,再看这扇晴窗,心境已然不同。

春日里,窗外抽芽的柳枝轻拂窗棂,桃花、梨花次第盛开,粉白相间,落得窗台上一地花瓣。风穿过花枝,带着温柔的暖意,吹得书页轻轻翻动,不必远行,便坐拥满园春色。此时静坐窗前,捧一杯清茶,看阳光透过花瓣,在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心中无牵无挂,只觉岁月温柔,人间值得。那些平日里纠结的烦恼、计较的得失,在这般光景里,都变得微不足道。

夏日午后,暴雨初歇,晴窗格外清亮。窗外树叶被雨水洗得翠绿,水珠顺着叶片缓缓滑落,空气里满是湿润的草木气息。偶尔有蝉鸣声声,却不显聒噪,反倒衬得屋内愈发安静。抬眼望去,天边偶有彩虹横跨,云朵被阳光染得透亮,慢悠悠地飘向远方。这一刻,不用追赶时间,不用迎合旁人,只与这扇晴窗相伴,独享这份静谧与安然,便觉得是人间至乐。

秋日天高气爽,晴窗望出去,满目澄澈。蓝天高远,白云疏淡,远山轮廓清晰,层林渐渐染上金黄与绯红。偶尔有落叶随风飘过窗前,打着旋儿落下,带着秋日独有的沉静与诗意。此时最宜读书写字,窗外是清寂的秋景,窗内是安稳的时光,文字在笔下缓缓流淌,心事也在心底慢慢梳理。原来所谓远意,从不是奔赴千里之外,而是在这方寸窗前,与自然相拥,与自己对话,寻得内心的安宁。

冬日若是遇上晴天,阳光透过玻璃窗,铺满整张书桌,暖意融融。窗外草木凋零,却别有一番清简的韵味,远山静默,天地辽阔,少了几分喧嚣,多了几分厚重。即便窗外寒风凛冽,屋内依旧温暖静好,守着这扇晴窗,看阳光慢慢移动,从桌头到桌尾,时光仿佛也慢了下来。不必畏惧寒冬,不必焦虑来日,只守着当下的晴光,便觉满心安稳。

世人总爱追寻远方,以为远赴山海,方能遇见胜景,方能消解心中烦闷。可奔波半生才明白,真正的远方,从不在地理的距离,而在心底的境界。一扇晴窗,看似狭小,却能装下四季轮回,装下风云变幻,更能装下一颗从容淡泊的心。

这扇晴窗,挡得住风雨,留得住晴光,也隔得开尘世浮躁。它不言语,却静静陪伴我走过岁岁年年,在我疲惫时予我慰藉,在我浮躁时让我沉静。透过这扇窗,看见的是世间美景,读懂的是人生真谛:心有晴光,目之所及皆是风景;心怀远意,方寸之地亦是天涯。

往后余生,愿守着这扇晴窗,不问世事纷扰,不追虚妄繁华,于晨光暮色里,于四季流转间,守一份淡然,存一份远意,把平淡日子过成诗,在方寸窗前,遇见心底的万里山河。

诗意绿洲

向阳

□ 陈永志

说好了不醉 靠近满地月光
我把自己漆黑的影子盖在大地上
说好了不醉又醉在了晚秋
只因你走了一千年一直不肯回头

目光停留在三万里河流下游
再犹犹豫豫爬上陡峭的山
山上就是天了
我望着天
最后飞过的那只雁
又把它洁白的影子盖在了我的身上

酒桌随着酒杯转了九十九圈
忽然停下脚步
我的旁边 其实就一盏灯微微的亮
风没走 雨也没走
窗台上的草房子和云 也没走

我的旁边 就灯和我
盘坐在屋子正中央
左手和右手互相交替了一下位置
人间 正好春暖花开



3月12日,一列客运列车穿行在北京市居庸关长城脚下的花海中。

春花绘卷

新华社发(刘满仓摄)

故土乡情

跟杂草的斗争

□ 李智

身为70后,生于川南浅丘,人生长河辗转奔涌,终究绕不开老家那方念念不忘的土地。少时,田土里除草,是刻入肌骨的苦役,锄头起落间,满是想挣脱泥土的叛逆;辗转数年,步入中老年,再回乡下,俯身菜畦果园,挥汗那把磨得发亮的锄头,才顿悟:那些与杂草缠斗的岁岁年年,绝非简单的劳作,而是岁月沉淀的乡愁,是血液里难断的根脉。

川南浅丘,连绵缓丘如淡墨长卷,低缓铺展。脚下的无声泥土,裹着清流河水浸润的温润,带着多年耕作的醇厚土香,踩下去,便是踏实的归属感。屋檐旁边,果园缀着柑橘青黄,几片菜地育着草绿葱茏,春种秋收,夏育甘蔗,秋收硕果,四季风过,裹挟着泥土芬芳、蔬果清香,混着田间周边桂花的幽香,袅袅炊烟的自由,瞬间冲淡城市喧嚣,唤醒心底浓郁的乡情。

可这片土地从无为平白馈赠,自懵懂之时起,我便在耳濡目染中感知,要换得菜绿果甜,便要同杂草开启一场四季不休、相生相伴的较量。少时,劳作是刻进日常的底色,而除草,最是磨人心性、淬人筋骨的煎熬。家境清贫,放学归家,假日晨昏,

我总会在父母的带领下,扛着锄头下地劳作,经常享用烈日炙烤,皮肤随之黝黑发亮;徒手除草,草叶锋利,常划出掌心伤痕。记得那时,雨水总是丰沛,草木借势疯长,杂草的生命力远比蔬菜旺盛:田埂上,牛筋草盘根错节,深扎泥土死死钻住土层;菜地里,狗尾草举着绒穗摇曳,马齿苋贴地蔓生,吸收着每一寸养分;更有缠人的拉拉藤,顺着茄苗、椒枝攀援缠绕,似顽劣精灵,专与庄稼争利……逼得人不得不躬身苦战!

农谚有云: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这种菜黄金时节,却也是除草的攻坚期。地气回暖,新翻的泥土松软,菜籽刚落土,草芽便抢先破土,嫩青一片,比菜苗更为恣意。赤脚踩入泥中,湿泥裹住脚踝,沉甸甸坠着步履;弯腰拔草,不过片刻,脊背便被汗水浸透,酸痛顺着脊椎蔓延全身,指尖被草叶划出红痕,指甲缝嵌进的泥土及草色,搓洗数遍也难彻底清除。烈日灼烤大地,热风裹着土味扑面而来,连呼吸都带着燥热。年少的我,满心都是对除草这类苦累怨,却不知道这泥土里的磨砺,为日后的人生信念埋下伏笔。

岁月悠悠,昔日的乡间少年,在城市车水马龙中奔波半生,案牍劳形,纷扰缠身,可梦里常回故土:总见那片绿油油的菜畦,见自己挥汗劳作的身影,见老家屋檐下袅袅炊烟,甚至见到疯长的杂草。于是,一次次归乡,一次次重回熟悉的菜地,再与杂草相逢,心境在不知不觉中竟然褪去了年少的浮躁,只剩从容、安然与依恋。

如今再下地除草,总觉得是在与土地对话,与乡愁相拥,与岁月和解。春日里,蹲身细辨,小心翼翼拔去菜苗旁的杂草,指尖触到湿润泥土,仿佛摸着流年纹路,看着茄苗顶着嫩黄新芽舒展,心底满是柔情与期许;夏日炎炎,番茄青红挂枝,辣椒簇簇燃红,甘蔗节节拔节,杂草依旧疯长,挥锄松土,汗水滴落泥土,瞬间被大地吸纳,却觉踏实心安,蝉鸣蛙叫伴着乡土气息,是世间最治愈的交响;秋日果香满园,甘蔗清甜多汁,即便杂草零星丛生,随手清理,也是收获之余的闲情雅趣;冬日菜地,依然与杂草互动,生机不断……

常言道,与杂草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于我而言,与杂草斗,是守田园希望,是品乡土温情,更是悟人生真谛。杂草是土地

的伴生之物,正如坎坷是人生的常态,避无可避、逃无可逃,唯有躬身耕耘、执着坚守,方能守得一方清朗,换来蔬果盈筐。也许,这日复一日的较量,是土地最质朴的教诲:世间从无不劳而获的幸福,唯有脚踏实地、默默耕耘,方能收获岁月回甘。

故土的风,虽催老岁月,却吹不散心中惦念;清流之水,虽流过流年,却隔不断入骨乡情。少时,总想着逃离这片土地、逃离田间苦累,去追逐远方;老来,却只盼常归故里,守着这方菜园,伴着杂草枯荣,守着最纯粹的人间烟火,还有那些田间除草的晨昏,那些挥洒泥土的汗水,那些乡邻寒暄的真诚……

跟杂草的斗争,是一生的劳作,是一世的乡愁,是对故土最诚挚的告白。这片故土,用一草一木、一锄一犁,教会我坚守,教会我热爱,教会我无论走多远,都不忘来路、不忘根在何处。往后余生,无论身在何方,心永远系着浅丘老家,系着那片长着杂草、更长着希望的菜园。这场与杂草的缠斗,终成生命里最温暖、最厚重的印记,让那份对故土的眷恋,岁岁滚烫;让那缕乡情,绵长悠远……